



孤独尽头是自由

■常燕

我喜欢独处。

一个人静听风雨、一个人读书、一个人吃饭、一个人走路、一个人听歌、一个人发呆、一个人背着行囊走遍历史古城，用心倾听来自千年的声音，赤脚走在厚重的砖石上，触摸镌刻着岁月积淀的过往。

流连忘返，亦无法精确描述。

我很久以前就想去西安，是特别痴迷的那种。翻了很多关于这座古城的书籍和图片，它的神秘和厚重愈加让我仰慕不已。

假期，我带着8岁的女儿一同前往。朋友说，正好可以让孩子也多学点东西。

我倒没有这么“一举两得”的想法，因为“学东西”这件事在我看来不必那么刻意，喜欢了自然就想多了解，不喜歡终究还是会丢弃。

一路颠簸劳累，我的腰椎已隐隐作痛。

女儿却兴致勃勃，精神饱满，困了就睡会儿，醒来翻几页书，或者和邻座的小男孩玩一会儿，完全没有疲惫之意。

比起女儿的“自来熟”，我仿佛是个社交白痴。

幼儿园的时候，女儿就能在大街上准确喊出同班同学的爸爸妈妈，我在一旁局促的模样，一定让她潜意识中认为妈妈是个需要站在她身后受她保护的角色，所以，至今她依然是随时准备好挡我前面的那个人。

我总自诩已然看透，所以难免显得自闭，不肯承认自己是没有与人相处的能力，反而认为是没有逢场作戏的兴趣。

车来回穿越隧道，每当车内漆黑一片，女儿就安慰我：“不用怕，马上就亮了。”

我怕黑，她从小就知道。

但是我也喜欢黑，她却不知道。

导游说：“可能这一生你都不会再来第二次了。”

我知道她想表达的意思是让我用心去体会这座地上古城，可是我不喜欢她如此煽情，让我觉得人生匆匆，来不及再看第二次。

我心里嘀咕：人生漫长，什么事能一语定性呢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不再轻易被人带偏节奏了。有一段时间我欣喜地把它理解为“主见”，可是后来慢慢觉得“叛逆”这个词或许更恰当一些。

人生总需要一些一意孤行。

心中认定的事情，轻易不再回头。同时，也开始放弃一些东西，并告诉自己那并不遗憾。

要及时清醒，也要适事甘心。

年少时喜欢一个人，可对方偏偏对另一个女生更感兴趣。心中暗暗较劲，我一定要更好。然后努力学习，调整自己的心态，温柔待人。忽而有一天，突然

发现那个曾照亮我整个青春的人竟然如此普通，甚至丢到人群中能被瞬间淹没的那种普通。

怔怔地站着看了他一眼，心里对他说：“再见。”

汽车呼啸而过，窗外的山窝里不时闪现一两处房屋，有时是在半山腰，突兀的建在那里，我没有看到下山的路，尽管很用心地在找。

人烟如此稀少，不知道谁会住在里面。

是在此生活了几十年的一对老人吗？他们或许习惯了这样自给自足的生活，他们对大山外的生活没有向往，只想彼此陪伴终老吧！

是一家人在此居住吗？可是子女的教育问题怎么解决？不可能一辈子蜗居在此，总还要走出去，让他们见识外面的世界。

最应该是一对相爱的男女，厌倦了熙熙攘攘的人群、勾心斗角的职场、繁琐缠人的生活，只想要在余生为自己活一回。那他们一定很相爱吧？不然谁会想要陪对方“流放”至此呢。

焦虑丛生，事关家庭，牵涉工作。

十年婚姻，磨去了彼此太多的棱角，多了很多平和。和朋友聊天，我问道：“世人所谓的夫妻恩爱、相濡以沫只不过是对人生的妥协罢了？”

朋友说：“婚姻到后来，爱情可能会淡，但亲情已足够让两个人一生不舍。”

哦，是这样啊！

“妈妈，那山上的房屋里住的有人吗？”女儿的问题把我拉回了现实。

“有人。”我回答。

“有雷电的时候，他们不害怕吗？如果是你，一定会害怕的。”

“他们不怕，因为是一家人住在一起。”

我在想，将来我也想要到这大山深处，造一处房屋，不必很大，能装得下我的五千册书足矣。

白天爬山、吃饭、读书、听歌、喝茶、写字，夜晚听山风呼啸、雨打芭蕉，一本诗书安然入眠，人生得以圆满。

蒋勋说，好的旅行不能没有主观。

是啊，人都是在漫长的人生中，不断修正自己的偏见，尔后形成自己独特的认知，检讨生命的意义和价值，找到自己内在最美的东西，支撑着这一具具肉体。

三天西安之行，去时满心期待，走时步履沉重。

用脚步丈量历史，用身心感悟厚重，令人鼻子发酸的不只是丝路上的传奇，使人潸然泪下的还有大秦历史的重现。身虽累，心很满。

西安，不负遇见。

坐在老丰阁影院内，观看影片《秦始皇和他的地下王国》，那种感觉就如观看我们自己的一生，或辉煌或落魄或爱恨缠绵，都在结束时无声落幕。

相遇

■王红丽



黄昏时分，卜守成开着车走在下班的路上，心情低落到了极点。上班七八年了，这次单位里提拔副科级干部他又没有竞聘上。他毕业于名牌大学，有思想有能力，工作认真踏实，可就是性格有些内向，不善与人交往。眼见一同参加工作的同事们都有了相应的职务，只有他像是被使了定身法似的一动不动，渐渐地沦为了单位里的笑柄。痛苦和耻辱啃噬着他，他感觉踩油门的右脚都有些无力了。

还没到家，在楼道里就听到母亲和妻子在争执着什么，他掏出钥匙打开门，硬着头皮走进去，母亲和妻子见他回来了，一起把本来指向对方的矛头同时对准了他，让他给她们评理。原来是妻子感觉自来水里有杂质，为了健康着想，新买了一台净水机，而母亲认为喝了一辈子自来水了也没见有什么问题，纯属奢侈浪费。他得知这台净水机花了四五千，就对妻子说：“确实有点贵了。”妻子不乐意地说：“是身体重要，还是这几千块钱重要，为什么你总是这么听她的话，而从来不支持我呢？”他只得扭向母亲说道：“买过就算了，慢慢适应吧。”母亲也不乐意了，白了他一眼说：“你就惯着她吧！”儿子在一旁吓得哇哇大哭。卜守成感到脑仁都要裂了，他转身打开刚刚才关上的门，逃了出来。

卜守成扛着雪上加霜的情绪漫无目的地走着，不知不觉来到了公园的小河边。晚风习习，拂身而过，却拂不去他心底的抑郁。他望着微微波动的河水，心想如果从这里跳下去，是不是一切烦恼就都解脱了。他在附近走动起来，作势寻找跳水前落脚的地方。虽然他还没有勇气真的要跳，可是天黑看不清路，他突然脚下一滑，滑进了水里。卜守成吓得赶紧手忙脚乱地想要浮出水面，可是他不会游泳，“扑通”了几声就渐渐地沉了下去。

恍恍惚惚中，他来到了一片空旷的荒郊野外，天色昏沉沉的，不知道从哪个方向刮来的朔风打着地上的枯叶，冷飕飕的。他不知道要往哪里去，心含快意踉踉跄跄地走着。终于，他发现前面有个人影，连忙快步走上前去。

难忘校园

■范烂

畅想从教三十载，韶华汗水洒讲台。
梦里依稀回校园，愿梦重现别醒来。

